

陈寅恪在华西坝的弟子刘开荣

金开泰



刘开荣，祖籍湖南衡阳，1909年出生，父亲刘鸿亮，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在“马日事变”中遇害。建政后被迫认为烈士。刘开荣中学辍学后便担任小学教习，以维持家庭生活。1935年秋考入了金女大中文系，在陈中凡教授的影响下，勤奋好学，长于写作。1938年随金女大迁到华西坝继续读书。1943年考取陈寅恪的研究生，1946年赴美国明尼苏达留学，回国后在金女大工作，1952年院系调整后历任南京师范学院、江苏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系主任。上世纪50年代，她创作的《睡醒了的莲花》在《雨花》发表后，又曾遭到过粗暴的批判。“文革”初期，刘先生更是受到冲击，因此心情一直不舒畅。1968年，刘先生突然中风半身不遂。1973年病逝于苏州。享年64岁，老校长吴贻芳、陈中凡老师以及唐圭璋先生等都送了花圈，以志悼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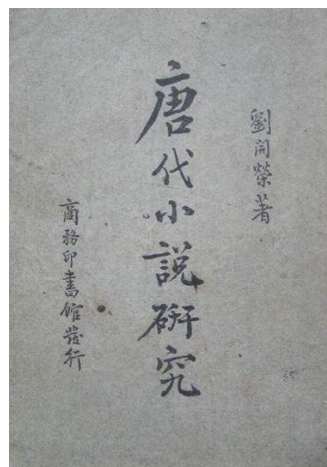
刘开荣一直勤奋好学，金女大求学时，在陈中凡先生的指导下，她对唐代诗歌，也十分酷爱，曾写成《唐人诗中所见当时妇女生活》一书，194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阐述了当时妇女的生活习俗、社会地位、家庭中的地位以及在社会和家庭中的人际关系，是唐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亦为不可缺的史料，正是沿袭了陈寅恪先生“以诗证史”的治学方法。



1941年毕业后参加了成都市青城山的载社译书团，从事基督教古典文学的翻译，并先后兼任了华西协合大学文学院秘书及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英文教师。她

英文基础甚佳，在译书团曾与吴耀宗先生合译了《为人师的耶稣》，于194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42年燕京大学在成都复校，1943年聘请了陈寅恪先生任教，她仰慕先生德识，遂考入了燕大历史系读研究生，师从陈先生攻读唐代文学，对唐代小说致力尤勤。毕业论文就是《唐代小说研究》。陈先生对论文涉及的社会及其社会背景，给予了详尽指导，并委托陈中凡先生具体指导，亦得到吴宓、马季明等先生的诸多帮助。论文答辩时陈寅恪、李方桂、林耀华三位组成评审小组，陈任组长，但适逢陈先生身体不适，乃由燕大历史系秘书兼陈先生的教学助手王钟翰先生代行。结束时，钟翰先生代寅恪先生，申述“通过”的意见。该文经陆志韦校长推荐，194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5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再版。1955年重印，为适应当时的形势，作者被迫作了修改。在台湾的商务印书馆1966、1994和1997年三次印刷出版。可见在学术界有大量的读者，影响深远。1996年宁稼雨《中国文言小说研究述评》中，称此书为“第一次全面对唐代传奇小说体制，源流，内容与形式及社会原因等详加论述，成为唐代小说研究的开山之作。”杜晓勤先生则说：刘开荣的《唐代小说研究》则是本世纪较早出版的一部全面研究唐代小说的专著，集中体现了本世纪上半叶唐代小说研究的成果。



1945年冬研究生毕业后，次年秋赴美明尼苏达大学留学。攻读东西方比较文学，主要研读美国学派的比较文学。在美期间，她对美国农村进行了考察，撰写了《美国农村视察记》，1948年回国后发表在上海出版的《展望》周刊第二卷12、13、14期上。

1948 年秋归国后，受吴贻芳校长之聘，执教于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中文系。讲授“中西比较文学”及写作课程。后期她专注研究西方古典文学，对意大利著名诗人但丁的传世名著《神曲》致力尤深，曾撰有长文《论但丁和〈神曲〉》，洋洋洒洒四万余言，对《神曲》作了全面的、深入浅出的分析。使读者豁然开朗，直窥《神曲》之堂奥，可谓研究《神曲》之导读。她对国内流行的《神曲》中译本亦有微词，决定重译此旷世名著，但仅译出《地狱篇》即遭“文革”之变，被迫搁笔。有关论文和译稿均未能发表。

刘开荣除了文学理论的研究外，她亦创作了一些文艺作品，以“凯冷”或“凯玲”为笔名，在当时贵阳出版的《星期》和成都出版的《天风》周刊上发表。内容为抒发自己对生活的热爱，对大自然的赞美，对社会丑恶的剖析，对劳动者的同情与声援，也有细致描绘华西坝五大学学子的校园生活，记录了当时教育界的一个侧面，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女婿称已集到 20 篇，拟为老人编印一本纪念册。时隔几年终究没有等到这一纪念册，只在《天风》上查到以“凯玲”为笔名的文章。



1945 年 2 月 25 日《天风》第二期载了她的《怀念母亲的棺材》，讲述了她的家史，外祖父读了一辈子“八股”，最后落得一个蒙馆先生度余生；母亲凭偷听舅舅读书，识千把字，嫁到了祖父家。祖父在广东有一大笔生意，祖母还独立开了三爿店。继后家道中落。母亲凭着与环境的奋斗，保住了家声。最后希望有一好的寿木，可又被日寇的砲火打灭了，自己则多希望能肩起枪来，保卫母亲和她的棺材。

1945年3月31日《天风》第四期载了她的《评薄玉珍女士的“阿黄”及“王夫人日记”》。薄女士在广学会主持中国基督教文字事业，尤其偏于妇女及儿童方面，在著作方面颇有成就。刘评指出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化还是多么的隔膜。作者希望借薄女士的著作，抛砖引玉，使基督教的文艺花朵，能在中国文坛上大放异彩。明确提出中国的抗战已经给中国施行了一次火的洗礼，文艺作品要不失时代的意义，要负起时代的大使命，建议作者修改和更动。在薄女士答后，刘开荣1945年9月23日于第九期上再次刊文《再答薄玉珍女士》，强调中国社会的进步在于政治清明，走上民主的轨道。

1945年6月18日在《天风》十一期上载有《译“雷峰塔灯”后记》：《雷峰塔灯》是1940年美国五个剧本之一，作者是那伯特·阿得锐（Robert Aubrey），主题是历史的巨流不可抵抗，唯有勇敢的、智慧的人，可以顺着巨流，推动历史前进。强调太阳总是在那里，虽然暂时被云雾遮蔽，也不要气馁。各人都要坚守自己的岗位，对准问题的核心进攻。反映了美国一般民众在珍珠港事变前的挣扎与徬徨，给了人们信心和勇气，但在方法和目标上却是盲目的。作者明确指出：中国的胜利始于国土的恢复，终于现代民主政治的建设。人们应该明确这是人民的世纪，领袖就是我们自己，我们就是自己的主宰。

1945年8月23日《天风》十五期载了她的《早餐桌上的一幕热闹剧》，报导的是当年7月30日在峨眉新开寺北岩二号，早餐时吴耀宗宣读文幼章发来的英国工党在选举中大胜，引起的欢腾。

1946年1月26日《天风》第28期载《沈子高主教访问记》，似以《天风》记者身份对主教的采访。

遗憾的是没有找到细致描绘华西坝五大学学子的校园生活的文章，盼望有人提供。

2020年初稿，2024年7月修订

参见《金陵女儿》第三集董宝光：三湘才女 学贯中西 ——缅怀先人刘开荣教授。